



仙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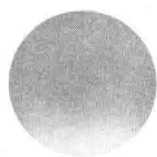
XIANXIA
CHENYUAN

I

烟雨江南

著





尘缘

XIANXIA
CHENYUAN

I

烟雨江南

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缘.1 / 烟雨江南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492-5841-3

I. ①尘… II. ①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2334 号

尘缘.1 / 烟雨江南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路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 选题策划 | 多乐图书编辑部 李 鹏 汤 昱 |
| 市场发行 |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 网 址 | http://www.cjpress.com.cn |
| 策划监制 | 刘 敏 |
| 特约编辑 | 张 君 |
| 责任编辑 | 钟一丹 |
| 封面设计 | ABOOK 壹书工作室·阿茜 |
| 印 刷 | 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
| 印 张 | 20 |
| 字 数 | 36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5841-3 |
| 定 价 |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292680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调换, 电话: 027-82926804)



如果说《褻渎》写的是“命运”，那么《尘缘》，写的便是“情”。

一方青石，一位巡仙，轻轻一握，便握定了百世轮回。

一片风沙，一间客栈，一个小二，这一世尘缘，就此拉开序幕。

千年前，尚未开灵便坠入凡尘，大抵是命定；

千年后，不曾寻得就湮灭黄沙，终究是运数。

一曲唱千年，其中人来人往，因缘际会，山重水复，跌宕起伏，不过是源自于那下坠时一次温暖的紧握，抑或是这千年伊始，他五百年一次在她身边的诵经。

百世终寂寥，任凭醉花携酒，征战称雄，观鹤蹁跹，爱恨两茫，不过是那未曾开悟的凡心，不过是这百世轮回，终归一梦的尘缘。

百世轮回与一世情缘，孰轻，孰重？大抵是没有答案的。没有哪一世的相遇是容易的，亦没有哪一世的交织不曾萦绕于心。

然则，若问情，你可曾记得青莹点点，唯念喜乐平安？若问缘，你是否又记得那雪白小兽，一眼千年？软红十丈、烟火风物，凡仙之别就是多了那一点说不清道不明，化作一缕不曾改变，也无法消抹的情意。

当时我是个说书人，只想着埋头奋笔，记下那天上人间，日月春秋。而今提笔重修，还是觉得多几处留白见好。我不晓得该怎样解释心迹，只觉花到荼靡春事了，妙意有在终无言。既我未明，何与分说？

时隔一轮物换，《尘缘》得幸再版。怡然感念读者支持，同行勉励，朝乾夕惕，未敢懈怠。

天地为局，众生为棋。世间故事，原有根本。一切虚茫终于散尽，逆缘顺缘，皆是前缘！

烟雨江南

2018年5月31日

目录
MULU

拾贰	拾壹	拾	玖	捌	柒	陆	伍	肆	叁	贰	壹	序章
陌路	流年	岁考	风起	烟波	春水	纷乱	初悟	道途	角逐	断肠	前缘	相约
135	114	101	090	081	072	061	047	038	023	012	007	001



拾叁

天幺

145

拾肆

佳人

155

拾伍

来仪

167

拾陆

人间

178

拾柒

影散酒寒人寥落

191

拾捌

怎堪骤雨狂风

201

拾玖

情天恨地两濛濛

220

贰拾

尘间多少事

229

贰拾壹

岂必消无踪

252

贰拾贰

摧肝折枝涂旧秽

272

贰拾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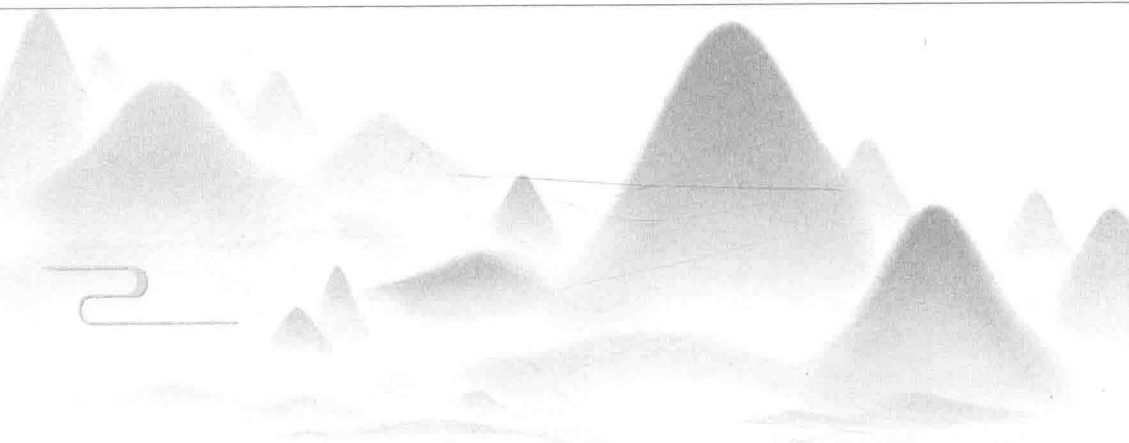
任他遮挡重重

284

贰拾肆

仰天犹恨雨无锋

298



序章

相约

天上一朝日月，人间几度春秋。

其时浩浩神州，关山雄踞，大河纵横，山河之间，荡荡然沃野千里，气象万千。亿万年间，天降凝露，地气升腾，阴阳交汇之下，遂有云行风动、电闪雷鸣。

物华凝聚，始现生灵。又不知几亿万年之后，方得有人行走于大地之上。当此繁荣昌盛之世，上古之事早已佚不可考。无论士林大夫，又或贩夫走卒，所知者无非神仙精怪、种种荒诞传说。即使正史所载之洪荒纪元，也仅上溯数万年而止。大略有识之士，自然知道史书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书上所载诸般洪荒逸事，读来与稗官野史实也相去无几。

神州得天独厚，多有风调雨顺之年，故此渐渐走向盛世。其中自有一些人，不喜世间名禄，只爱寻山觅水。又于那些山清水秀、地气汇集之所结庐而居，遁世离俗，潜心修行。

上古之年，坊间传闻有修道之士号广成子，彻悟仙法，骑鹤西去，留下若干仙迹。此后，尘世修仙访道之风始盛。千万年来，得道飞升之士屡有所闻，正史野传也不鲜提及。至此凡人始知九天之上，另有青冥，百尺地下，是为黄泉。只是神仙一说终究虚无缥缈，仙凡之间相隔遥远，凡夫俗子们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餐温饱，劳碌终生，不得解脱。等到老来归去，一抔黄土，数滴眼泪，也就了无痕迹了。

每逢天灾人祸，又或是重要年节，百姓必会焚香上供，去膜拜那些自己终其一生也无法耳闻目览的神明。因为他们相信，神人相距并不遥远，只要诚心祈求，上天终有所感，虽不是有求必应，然亦能应验一二。只是天地之别、仙俗之隔，实如巨渊汪洋，远非这些凡夫俗子所能思及，这个自不必多提。

况世人皆知，在九天之外、青冥之极，确有广大玄妙世界，即为众仙居处、凡



俗口中所称之仙界，又叫作天宫、莲华、妙境等，名号不一。

仙界所处之地苍苍茫茫，无比广大，不知其界在何处。纵有莫大神通，也无以测度其深远。然则仙界也并非如那些凡夫俗子所想，繁花似锦，歌舞升平。

茫茫仙界中，除中央一处外，四野均是一片荒芜，玄境无数，有莫大凶险藏于其中。平素纵是一般下仙也不敢离开仙域过远，一朝陷入种种幻境，便再也不得脱身，更有甚者，金身仙品均会毁于一旦。敢于玄荒秘境行走的，皆为具有大神通的上仙，或是有通玄手段的能人异士，是以不惮种种凶险。

然而越过茫茫玄荒，再向深处，是何世界，内里有何天机，即便是仙人也不得而知。

在仙界极边缘处，有一条天河，宽十万丈，深百千尺。水面上波涛不兴，绵绵延延，不见其源，不知所终。河边千里之内不见树木植被，空中无飞禽，地面无尘土，无彼无此，其渺茫状态，难借言词形容。

天河之水并非凡水，它柔弱至极，片物不载，不论是天兽还是仙人，入水即沉，再无出水之可能。天河之上，有习习微风自玄冥中来，向无尽处去。平日里，这些风只是气流微涌，与人间风雨并无二致；然而每过一段时间，风中就会带上丝丝不知从何而来的玄异气息。所谓玄异，是指一旦遇上仙家法宝又或是修习有成的灵物，即会侵消其仙气、解离其结构。无论是仙人还是天兽，一旦落水，万载修为顷刻间便会化为乌有。

正因如此，这条天河得名为“不二天河”，成为翼护仙界的天然屏障。然而偶尔也会有那得道精怪从玄荒深处出来，越过不二天河，潜入仙界正土。因此仙帝令有能之仙人巡视玄荒边缘，以防精怪魔物侵扰仙界清静。

不二天河有若游龙，蜿蜒卧于仙界。河畔一片荒凉，淡雾缭绕，千里之内了无生气。唯独在河水转弯之处，横亘着一方青石，生得晶莹剔透，傲然不凡，隐隐透出些生气，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显非凡物。

青石不知从何而来，似乎自亘古时起就立于不二河畔。仙山无日月，它已不知立了几万万年。

这一日，无定河畔长久的寂静又被打破，遥遥远方，云开雾散之处，现出一位洒然不凡的仙人。他面若冠玉，鼻如悬胆，气宇轩昂，鬓发高挽，束以七彩琉璃盘龙珠，一生长袍前绣云后生风，袖角各缀一座八角玲珑塔，足下三朵莲花，放射宝光若华，破开层层云雾，冉冉而来。

他遥遥望见无定河畔那一方青石，微露笑意，足下莲花光芒绽放，加快了行进速度，转眼间已飞至不二天河上方。他驾起仙莲，在河上环飞三周，神识扫遍方圆

千里之域，见并无异状，这才压低仙莲，徐徐落于青石之旁。

他理理仙袍，背靠青石，面向无定天河，从容盘膝坐下，又从怀中取出一卷《天书》，朗声诵读起来。

浩浩烟波，莹莹青石，伴随书声琅琅，这位于玄荒凶境边缘的不二河畔，一时竟也云霞缭绕，异香扑鼻。万千莲瓣飘落，和风细雨洒下，天边透出紫霞之光，不毛之地顿显祥瑞之气。

过不多时，一卷《天书》诵毕，仙人缓缓起身，将《天书》收入怀中。他拍了拍身畔青石，笑道：“青石啊青石，你听我诵读《天书》七卷，也是有莫大的缘分。如今你灵光外露、修行将满，若有机缘，或可脱却石体、修成仙胎。现今时辰将到，你我相聚已了，就此别过。”

仙人抬手一指，三朵莲花自空而降。他举步踏上莲花，欲飞起时，又见不二天河之上万道烟波，罡风再起，忽然心有所悟，于是又回身来到青石之前，道：“青石啊青石，你我果然有缘。我适才见无定天河上巽风再起，悟得《解离诀》一篇，也都付与你吧！”

言罢，他袍袖一拂，烟霞过处，青石上已泛起一篇文字，随后又渐渐隐去。

这一次他不再停留，驾起莲花，冲霄而去。无定河畔，荒芜四野，一时之间，只余下一方青石。此仙乃是四方巡界之使，奉命巡回检视玄荒边地，以防有精怪乘虚而入。这些精怪虽然兴不起多大风浪，然则扰及仙人清修，终是不妥。

仙人检视四境，每五百年巡回一周。每到无定河畔时，必坐于青石之旁，朗声诵读一卷《天书》，然后起身拂理袍带，方正纶巾，如此才会离去。

仙山无日月。

自何时起与青石相晤，仙人已不自知。每五百年一次相遇，如今亦不知是第几遭了。唯有那七卷《天书》，翻来覆去，不知究竟读了多少遍。

仙人离去后，又不知过去多少年，青石受巽风吹拂，吸天河露气，莹光越来越盛。

忽有一日，素来平静无波的无定天河波涛汹涌，狂风大作，怒雷滚滚，大地震颤。就连那方亘古不动的青石也光波流转，晃动不休。

一记惊天怒雷过后，一道青色毫光冲天而起，直上九霄！再看河湾处，青石早已炸裂，一地碎石之间，立着一个一袭青袍的绰绰女子。她黛眉微蹙，茫然四顾，浑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恰在此时，荒原尽头烟尘大作，隐隐有战鼓号角声传来。那女子面露疑惑，向烟尘起处望去。



只见远方白光一闪，一头似猫似狐的雪白小兽足不点地般冲来，转瞬间已冲至她面前。

小兽埋头苦奔，浑然不觉前方立着那青石化成的女子。它灵觉虽冠绝玄荒，却分毫感觉不到那女子的气息。这也难怪，女子刚刚脱却石衣、修成仙体，此刻通体灵气充盈，然而仍以石气为主。在小兽灵觉之中，她仍然是一方青石而已。

忽然，女子心中微动，盈盈俯下身体，纤纤素手落下，握住那只小兽的后颈，将它提了起来。

小兽万没料到有此结果，一时间急得张牙舞爪，向着那女子“吱吱”叫个不停，显然是在示威。可它头大爪短，通体雪白，皮毛柔软至极，双眼红若火晶，再怎样努力亮出小牙，也只显可爱，不见威风。

女子将小兽提至面前，一双青瞳定定地看着它。见它徒然挣扎，故意示威，不由得莞尔一笑。

此时远方煞气冲天，一声号角悠然传来，其中隐现凌厉杀机。小兽扭头望去，见那冲天的烟尘中隐现无数旌旗，一时间竟然呆住了。女子也举目遥望远方，见无数甲兵正向此地奔来，不觉微露疑惑之色。

小兽不再挣扎，轻轻呜咽一声，缓缓低下头去。它四爪微微蜷起，在那女子手中，缩成一个雪白的绒球儿，似是闭目待死。

不知为何，女子心中怜意忽如潮生。她轻轻一叹，纤指微松，小兽就此落地。

小兽一怔，这才在地上弹了弹，四爪一伸，如一道闪电般向不远处的无定天河奔去。

将到河边之时，它忽然驻足，回首向女子望去；女子盈盈立于风中，一双美瞳竟也怔怔地望着它。四目相对，数秒而已。

雪白小兽仰首向天，发出一声长啸，其声清越苍凉，宛若龙吟！

啸声未歇，它已回过头去，一跃十丈，投入无定天河之中。平滑若镜的天河上激起一团儿小小水花，又有数道涟漪荡漾，久久不散。

青衣女子瞳中同样映出数道涟漪，久久不散。

恰在此时，一声有若霹雳的大喝传来，惊散了青衣女子瞳中的涟漪：“兀那蠢物！你好大的胆子，如何敢放走万年天妖！”

青衣女子慌忙转身，见身后立了一个高她数倍、周身金甲的仙人，正向她怒目而视。而无数天兵已如潮水般由她两旁涌过，向天河边追去。只是到了河边，却不再踏前一步。天河弱水，罡风凌厉，纵是上仙也不敢轻渡，这些普通的天兵又如何

敢靠近？

青衣女子刚刚脱胎化形，一切皆依本能行事，此时灵智尚未全开，全然不知己大祸临头。

金甲仙人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叹道：“罢了，天妖已逃回玄荒。你这蠢物犯下大罪，随我去见仙帝吧！你修行不易，方始得道化形，就要受天雷殛体之刑，着实可怜。”

青衣女子还未明白金甲仙人言中之意，就听到“哗啦”一声响，她一双纤手上已然多了一副镣铐。一个仙卒手持一面玉牌向她一招，一道光华当即将她罩住，就此吸入玉牌之中。

“大胆蠢物，你可知罪吗？”

直至这记喝声入耳，她才从恍惚中醒来。举目四顾，见不知何时已身处一座辉煌的大殿中央。大殿以青玉铺地，白石为柱，四角铜兽香炉中氤氲氤氲，正燃着不知名的香料。大殿四檐之上，皆有青金异兽坐守。

她的正前方有一条翠玉长阶，一路向上，径直伸入茫茫云海之中，那声断喝即是自云端飘落。

她心下惊慌，全然不知自己何罪之有。

此时又有一个声音传来：“陛下，此蠢物私纵天妖，虽是无心之过，然则终是酿成大祸，依律本当打入阴潭，永世承受极寒蚀体之刑。姑念其刚得化形，灵识未开，故只处以天雷殛体之刑即可。”

青衣女子微微颤动，并不知天雷殛体是何刑罚，然则隐隐感觉到，亿万载修得的神识，恐怕要就此去了。

“陛下！臣以为不妥！”

青衣女子全身一震，她记得这个声音，每五百年就会在她身边响起的声音！

“陛下，此次天地间机缘混乱、阴阳相冲，方使那天妖脱困。若非天地剧变，这青石不过是一方青石而已。纵然脱却石衣、修成仙体，灵识也未尽开，如何识得天妖？她虽然当罚，然念其修行不易，臣以为天雷殛体之刑过重了！”

前一个声音轰然传下，听上去已有怒意：“大胆！她私纵天妖，罪无可赦，毁去她过去未来一切因果，已是莫大的恩典。你不过是小小的四方巡界之仙，如何敢在此胡言乱语？陛下，若此等罪过亦可赦免，将置天律于何地？”

此时九重天上白云忽开，隐隐现出一座仙宫，红墙金瓦，白玉栏杆，紫云绕墙，巍峨无比。

青衣女子忽觉一道目光自身上扫过，那目光温润柔和，仿如莲花拂面，令她一



时惊惶尽去，心下踏实了许多。

“青石纵走天妖，其罪已明，依律当处天雷殛体之刑，大罗天君所言并无不妥。”一个声音自天上传来，温和淡泊中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陛下，臣有一言！”那巡界之仙又道，“青石修炼成形，乃是因臣诵读《天书》，为她听去，依法修炼而致，是以此罪理应由臣共担才是！”

仙帝默然片刻，方道：“你巡视四境，累有功勋……也罢，你尘缘未了，应有此劫。罚你二人清退仙班，打入浊世，承受百世轮回之苦吧。”

听到“清退仙班、打入浊世”几字，不知为何，青衣女子心底忽有寒意涌起。她眼前一花，那五百年得遇一次的仙人已出现在大殿。

他缓缓解去束发琉璃盘龙珠，脱下仙风游云袍，又散去足下莲花，与她并肩跪于大殿中央。

此时九重天上，仙宫深处，钟声悠悠响起，四下飘散。

那铺地的青玉忽然尽数散开，青衣女子与巡界之仙就此向下坠去。她只觉茫茫云雾擦身飞过，阵阵罡风如刀刮面，云雾深处，又有种种凶厉景象，心下正慌，手上却一暖，已被人轻轻握住。

这一握，握定了百世轮回，千年尘缘。

方知道世间故事，原有根本；顺缘逆缘，皆是前缘。



前缘

古语有云，天上一日，地上十年。

万千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神州不知有过多少次朝代更迭。

方今之世，李氏开国，定国号为唐。自高祖开国至今，历时百余年，天下渐治，百姓安居乐业，神州处处祥瑞不绝，隐隐有太平盛世之象。

如今正是九月，一年中行将收获的最好时节。

九月的洛阳仍炎若洪炉，然而关外西陲辽阔苍茫的戈壁荒漠已是冷风呼啸。这是一片迥然异于东都洛阳的土地，没有温润适意的青山绿水，没有式样繁杂的亭台楼阁，更没有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在这里，除了漫漫黄沙，就是片片砾石。

更让人退避三舍的，是戈壁中时兴风作浪的猛恶风沙。前一刻还是青天朗朗，红日高悬，下一刻就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风沙凶猛之时，只见满地黄沙倏忽成卷，越旋越高，宛如万马奔腾、狂浪拍岸，凌空扑将而去。一不小心碰上此等风沙，小命自是难以保全。是以边陲之人行路之时，莫不万分小心，时时辨识天象。

此等凶险之地，竟有商旅往来频繁。虽然许多商旅西出边关，就再也不见回来，然而若是成功自西域归来，少说也有数十倍厚利，足够一生温饱。是以明知凶险，西出剑壶关之人依旧络绎不绝。

一路向西北行去，不多时，便见官道之旁高高竖着一个旗杆，上面挂着一面招客旗，旗上绣着四个大字：龙门客栈。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客栈名字如此响亮，高高的旗杆下却只有四间低矮的土房，其中一间小房是独立的，也不知是茅房还是贮室。

客栈正堂狭小，摆放不了几张桌椅，两张八仙桌被摆在门外。北地风大沙重，不论何季，都难以像江南水乡那般在户外宴饮。



方圆数十里之内渺无人烟，因此哪怕这龙门客栈再小，也是唯一的生机盎然之地。客栈后面有一棵老树，生得歪歪扭扭，几片半黄半绿的叶子兀自挂在枝头，以示自己还活着，不至于被砍了填入炉灶。

午后难得没起风沙，空中几片薄云又恰到好处地遮挡了日头，不让火热的阳光炙烤大地，真是难得的好天气。

老树一根斜伸出来的树枝上，躺了个少年，正在打着盹儿。他一脸稚气，身量却生得颇为高大，穿着店小二的服饰，衣衫上打着七八个补丁。衣服虽然破旧，但十分干净，少有油渍污迹。且他肌肤白净，眉清目秀，看上去自有一种灵秀之气，让人心生喜爱。

此刻不知他正做着什么梦，口中念念有词，双手在空中不住比画，俨然一副念咒施法的样子。好不容易将一套烦琐的咒法施展完毕，大喝一声：“妖孽，看我玄冰大咒！”

忽然，从客栈里走出一个高大的妇人，身長七尺，腰阔十围，生得狮面虎鼻，甚是凶恶。见少年于睡梦中念咒，这妇人忍不住吼道：“还玄冰大咒！怎不发个九天雷火？”

少年半睡半醒，闻言忙道：“大热天的发什么九天雷火，何况九天雷火师父刚教，我还没学会……”

妇人已是忍耐不住，劈手拧住少年耳朵，将他拎了起来，怒道：“还师父刚教！老娘让你打扫个后院儿，你偷懒睡觉不说，竟敢睡得如此嚣张！”

声音嘹然，穿云裂石，直达百丈。

少年痛得哇哇大叫，待看清妇人面容，顿时睡意全消，失声叫道：“夫人！”

能有如此嗓功，这掌柜夫人果然生得英明神武，非同常人。那少年不过十四岁年纪，因生得高大，望上去竟同十七八的少年相似。偏这掌柜夫人只手将他轻轻拎起，有如拎半斤猪肉，分毫不显吃力。瞧她浓眉大眼，鼻挺嘴阔，倒也相貌堂堂，颇有英侠之气。只可惜脸上时时透着杀气，怎么都掩饰不住。

掌柜夫人满脸怒容，喝道：“当年要不是老娘把你这个小要饭的从野地里捡回来，你早就喂了野狼。现在白吃了老娘好几年的包子，本事没长，倒学会偷懒了！你给我老实交代，这什么玄冰大咒、九天雷火是从哪儿听来的？是不是那个老不死的跟你说的？”

少年脸色惨淡，道：“和掌柜的无关，都是我……我梦到的。”

掌柜夫人骂道：“小小年纪也想骗老娘？不是他说的，你能知晓什么玄冰大咒？”

今天不让你们一老一小两个无赖见识见识老娘的手段，老娘就不叫王翠花！”

她如同拎小鸡一般，提着少年大步前行。少年本想大叫，被她铜铃大的眼睛一瞪，顿时乖乖闭嘴，不敢出声。

说来奇怪，这妇人生得人高马大，可是走起路来却足下无声，她悄无声息地推开后门，迈步进去。

狭小的偏堂内坐着一个干瘦的男子，手里捧着本古书，借着窗口微弱的亮光，正看得入神，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家夫人已经到了身后。

掌柜夫人竖起耳朵，听得他口里念的是：“清静妙源广成大道君，急急如律令……”

掌柜夫人当即大怒，劈手夺过古书，骂道：“又读这没用的东西！这次不把它撕个稀巴烂，老娘的姓就倒过来写！”

掌柜原本吓得面如土色，此刻见她真要撕书，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两撇山羊胡子飘飞而起，和身扑上就要抢夺，急道：“这是上古道书，内有大道微言，撕不得，撕不得啊！”

掌柜夫人冷笑一声，将那册古书拿在手上，指着封面上四个大字一字一顿地念道：“道、林、逸、史……张万财！你当老娘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吗？老娘好歹也读过三年私塾，会被你这点儿伎俩给骗了？想当年在河间一带，谁不知道老娘才貌双全！”

掌柜谄笑着，手一边慢慢向那册古书摸去，一边道：“是、是，当年我可是久闻夫人大名，不远万里求亲。你被我的诚心打动，这才愿意下嫁。你看，这掌柜夫人你也做了十几年了，一本旧书，就算了吧！”

一提起往事，掌柜夫人顿时大怒，掐腰喝道：“呸！当年你花言巧语，说什么在西域要道开着客栈，方圆百里就属你这家最大。老娘一时鬼迷心窍，信了你的鬼话，才嫁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

掌柜赔笑道：“你看，这里西去百里就是剑壶关，确实是交通要道啊！且百里之内就我们这一家客栈，确实是最大啊……”

掌柜夫人怒不可遏，将古书撕个粉碎，一时纸片漫天飞舞。掌柜抢了几张残页在手，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

掌柜夫人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掌柜的鼻子，咆哮道：“你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多教小鬼头几手闷棍。你那包迷药都放三年了吧，还能给肥羊吃吗？这几天没生意，你不去采点儿药材，再配几副迷药出来，就知道窝在店里看这没用的玩意儿！道术又招不来肥羊！就你这贼眉鼠眼的模样，还想修仙？哪个仙人看得上你！”



掌柜的不乐意了，叫道：“寻仙觅道，只看缘法！我只是仙缘未到，一朝有缘，我自能乘风御剑，直上三万里！”

“摔不死你！”掌柜夫人嗤之以鼻。

她大手一挥，在少年后背上用力一拍，将他拍到掌柜面前，喝道：“你也别闲着，赶紧跟老不死的练棍法。学完过来帮老娘杀鸡！”

少年喃喃道：“闷棍还有什么棍法？”

掌柜的正色道：“闷棍也有棍法，我张家祖传棍法可是奥妙无穷，身法、棍法、心法、步法合而为一，方为正宗闷棍！”

掌柜夫人忍不住道：“不就是打个后脑勺，有屁的奥妙！”

说罢，她提起一把长三尺、厚一掌的黑铁大铡刀，扭动十围熊腰，一步一挪地走向后厨，边走边道：“当年老娘也是河间府一枝花，怎就瞎了眼，跟你在这儿开黑店。”

掌柜夫人走后，掌柜黑着脸，把一根树枝削成的木棍往少年手里一塞：“还不快练！”

转眼间日落西山，夜色低垂，无尽繁星高悬天上。

龙门客栈炊烟散去，早早就熄了灯。这两天没什么客人，是以睡得很早，免得浪费灯油。

夜深人静，从客栈里溜出一个身影，正是那少年。他左看右看，见没有惊动掌柜夫人，这才高抬腿，轻落步，跑到后院。

掌柜的早就在老树下蹲着，见少年跑来，急忙摆手，道：“小点儿声，别惊动了那头母老虎。”

少年放轻脚步，来到掌柜身边，轻声道：“掌柜的，那本仙书被夫人撕了，里面的故事您还记得吗？”

掌柜的傲然道：“当然记得！我张万财过目不忘，当年也算是村里的才子。那婆娘哪儿能奈何得了我，你看这是什么！”

少年一看，掌柜手中不正是那本《道林逸史》？

他又惊又喜，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夫人不是撕了它吗？”

掌柜的得意扬扬，抚着稀薄的山羊胡子，笑道：“我老人家自有仙人手段，修复一本古书又算什么。改日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看家本领‘九幽神算’！”

少年两眼放光，连连点头。他识字不多，听的故事却不少。九幽神算，一听就是一门大神通。

掌柜的翻开古书，开始讲起种种仙界逸事，大地传说。少年捧腮，用心倾听。